

松

峰

說

疫

序

憶余自幼時耳目之所覩記鮮見醫
而儒者也乃轉而思焉其凌替當不
至是使得克自振拔者出而一起其
衰應必有可觀者焉故余極欲留心
醫學每爲塾師所迫俾專工舉子業
而未遑及之第其所授之文寓目即
昏昏睡去揔不記憶間嘗取唐宋八

家以及諸名公真稿讀之。一見輒能成誦。第期負過高。自維取法乎上者。僅得乎中。以此所爲文詞。徃徃不能趨時。後松峯山人爲人言。余所爲帖括。迺傳世之作。似非利試之器。當變格以相從。庶幾其有合乎。或有告予者。予聞其言而是之。乃改絃易轍。始克幸博一第。第以揣摩入彀。終覺違

心隨仍浸淫於古。日取諸子百家縱觀之。又念人有七尺之軀而不解岐黃術。終屬憾事。遂將靈樞素難以及歷代各家醫書羅列案頭。日日展玩。第醫理元杳。又係中年學步。卒未能深造其室。唯論其文章好醜。除經論外。惟李士材汪訥菴等筆墨稍覺可觀。餘者字句尙多有未能通順者。遑

論其他乎。乙巳夏山人出所著說疫
一書。屬余弁言。余非知醫者。固不敢
強作解事。第觀其全部文章。理法俱
從左國史漢得來。神而明之。又自成
一子。真乃才人之筆。而詎可僅以醫
書目之乎。能文之士。取而讀之。始信
吾言之不謬也。是醫也。而進於儒矣。
是爲序。

時

乾隆五十一年乙巳榴月眷姻

圃玉樹孝書

序

松峯

三

松峯說疫目錄

卷之一

述古

卷之二

論治

卷之三

雜疫

卷之四

辨疑

卷之五

諸方

卷之六

運氣

松峯說疫卷之一

諸城劉奎松峯著輯

男劉秉錦濯西墓述

福山劉嗣宗南瑛叅閱

表李逢虔謹菴錄較

述古

刺法論帝曰。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

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天牝。

天牝鼻也。老子謂元牝之門。毒氣從

鼻來可處之。

從來復得其性。氣出於腦。即不干邪。氣出

於腦。即先想心。如日欲將入疫室。先想青氣自肝而出。

左行於東化作林木、次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氣自心而出、南行於上化作燭明、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行於下化作水、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於中央化作土、五氣護身之畢、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後可入瘦室。

陽明脉解、帝曰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口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

棄衣而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歌者何也

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

欲食故妄走也

此言胃病皆邪氣之盛也邪盛故熱盛熱盛故陽盛陽盛故三者之所由也

熱論篇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

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

所藏因其谷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治遺

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也帝曰病

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

其禁也

此言病之所以遺者由於強食而有治之方復有禁之之要也遺者病已愈而邪氣未盡衰

若有所遺而在也禁者禁於未遺之先也肉性熱而難化尤當禁也

評熱病論帝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

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曰病名陰陽文陰陽之氣不分

別交者死也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

生於谷谷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

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盛也不能食者

精無俾也精氣不能使之食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

熱病口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脈躁疾不

爲汗

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

死今見三死

身熱不能食一也脉躁盛者二也狂言者三也

不見一生雖愈必

死也

靈樞熱病篇曰熱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復熱勿刺

喘甚者死

又曰熱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陰脉之極也死

刺熱篇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卧

肝經之脉環陰器抵少腹而上

故有

身熱熱乘

邪與正乘

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

安卧

肝經之脉從小腹上俠胃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絡舌本故見此症肝之病發爲驚駭故病則驚

胃不和則臥不安木

庚辛甚

金魁木也

甲乙大汗

木經氣旺之日氣

逆則庚辛死

以其氣逆甚也上三句提言其甚其死必以其氣逆甚也

日後四

段放此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真真脉引衝頭也

肝經脉自舌本循喉嚨之後上出額與督脉會於巔故病氣逆則如是也真真者靡定也

松峯曰此專引經義刺法不贅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

邪人經絡則神不安故不樂

乃熱熱爭則辛

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

心脉起於心中其支別者從心系上夾咽小腸

之脉直行者循咽下膈抵胃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頭上

插至目外眦故兼見諸症心在京爲汗今病熱故無汗

以出 王癸甚

魁

丙丁大汗

氣

氣逆則王癸死刺手少陰

太陽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煩青欲嘔

胃脈起於鼻交頰中下循鼻外

人上爲冲還出俠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頰後下廉出大迎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顙故先頭重頰痛顏青也脾之脈其支別者復循胃別上鬲注心中其直行者上鬲俠咽故煩心欲嘔也身熱熱爭則腰

痛不可用俯仰腹滿泄兩頰痛

胃脈支別者起胃下口復腹裏下至氣街中而

合以下髀間氣街者腰之前故腰痛也脾脈入腹屬脾絡胃入胃之脈自交承漿却循頰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故腹滿泄而兩頰痛也申乙甚戊巳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

陰陽明

肺病熱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

肺主皮毛熱中之則

先浙然惡風起毫毛也肺脉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今肺熱入胃胃熱上升故舌上黃身熱

爭則喘欬痛走胃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

肺居膈上氣主胃膺在變動爲欬背爲胃中之府故喘欬痛走胃膺不得太息肺之給脉上會耳中今熱氣上

薰故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沃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

陰陽明出血如豆立已

腎熱病者先腰痛膀胱脉從肩髀內俠脊抵行筋脊梁

痠苦渴數飲筋音行痠音酸酸痛也腎脉自循內踝之後上膈內出膈內廉又直行者從腎上膈

肝入肝中循筋音行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筋寒且酸足下熱

喉癭俠舌本膀胱脉從臑出別下項腎脈起於小腸之下斜趨足心出於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距

不欲言膀胱脉從臑出別下項腎脈起於小腸之下斜趨足心出於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距

以上端內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其逆則項痛貞貞
高入肺只循喉嚨俠舌本故見諸症

澹澹然戊巳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巳死刺足少陰太

陽貞貞靡定也澹
澹無意味也

又曰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額先赤脾熱病者鼻

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

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以面之部
位應五臟

又曰治諸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此寒處

身寒熱退身
涼也而止也乃可以
止針

余曾見一小兒患瘟熱邪深重棄衣而走晝夜靡寧

手足不閒翻動器皿掬撥什物尋得涼水上物且浴
且飲一日後隨熱退身涼而愈

松峯記

刺法自有專門以此數段中義蘊有關於瘟疫故採
錄之非講刺法也

熱病篇帝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
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岐伯曰。巨
陽者諸陽之屬也。太陽六經之長。總攝諸陽。其脈連於
風府。故爲諸陽主氣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
盛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一日巨陽受

之。巨陽太。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痛而鼻乾。不得卧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胆。其脈循脅絡於耳。故脅脅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病而未入於臟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循布胃中。絡於噎。故腹滿而噎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臟不通。則死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下。

而已。

松峯曰此內經傷寒傳經之正例也。瘟疫雖與傷寒不同。但邪在膜原。正當經胃交關之所。半表半裡。其熱淫之氣。浮越於某經。卽顯某經之症。專門瘟疫者。又不可不知也。汗下又不可泥定三日。

經曰其冬有非節之暖者。名曰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沓。亦有輕重爲治不同。

松峯曰冬暖來年入夏必病。當時病者却少。

陰陽應象大論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

松峯曰雲笈七籤中引作冬傷於沍甚妙蓋言冬時
過暖以致汗出則來年必病溫余細體驗之良然冬
日嚴寒來春并無瘟疫以其應寒而寒得時命之正
故耳且人傷於寒豈能稽留在身俟逾年而後病耶
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
松峯曰藏精者百病不生豈第不病溫而已哉
論疾診尺篇曰尺膚熱甚脉盛躁者病溫也其脉盛而滑
者病且出也

松峯曰出字謂邪不入裡將解散也

張仲景溫病篇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發

汗已身灼熱者各風溫風溫為病脉陰陽俱浮自汗出

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音旱鼻息如雷語言難出此言大發其

汗之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此四句言誤下之

害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痾時瘵痾音閔俗

其聲如羊瘵音熾縱抽拉發搐若火薰之一逆尚引

此四句言用火逼汗劫取之害若火薰之一逆尚引

日再逆促命期表熱無寒故不宜汗裡熱無實故不宜

則逆一逆尚可延引時其再下表裡俱熱尤不宜火若誤汗下火劫

經曰春應暖而復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

熱冬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

劉南瑛曰。四時氣候不正爲病。謂之時症。與傷寒溫暑寒疫等症不同。唯秋從未見有病者。

系問四時不節則生大疫。

傷寒論曰。陽脈洪數。陰脈實大。遇溫熱變爲溫毒。陽主表陰主裡

洪數實大皆熱也。兩熱相合上爲溫毒。

又曰。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

在而取之。瘟病由不正之氣散行諸經。難別何經所受。必審其病之屬於何經。而後可以施治。

熱病須得脈浮洪細小徒自費神功

陽病當得陽脈細小陰脈也屬死症不治

汗後脈靜當便瘥喘熱脈亂命應終

汗後邪退卽生邪盛卽死

松峯曰熱病而脈細小雖云不治然有脈厥者不在

此例

陽毒健亂四肢煩面赤生花作點斑狂言妄語見神鬼下

痢頻多喉不安汗出遍身應大瘥魚口開張命欲翻有

藥不辜

也負

但與服能過七日始能安

陽症宜汗解如失汗則邪傳入臟故

有健亂等危症病傳在裏不當汗又加之遍身卽開口如魚口開張者死能過七日乃過經陽熱退方有可救

之理

松峯曰七日能安之說不過言方有可救之理非云愈也總不可泥

熱病未汗脈須浮洪既汗脈當安靜倘有散漫之脈或不汗而愈不汗而愈謂之乾瘧其平復未可全許也

瘟疫衆人一般病者是又謂之天行時疫治法有三宜補宜散宜降熱甚者宜服童便

松峯曰補者如四損不可正治及老幼與本來虛弱者是也四損解見諸論中散者清涼解散是也虛症不降者宜溫散

從大小便驅逐其邪是也

瘟家之脉散難名。隨其脉狀分諸經。若浮而大按無力。補中帶表隨時寧。

松峯曰。浮大無力。本虛怯脉。何以知其爲瘟疫乎。必

應以瘟脉

洪數而浮

。瘟症參之。方爲無弊。脉狀狀字指病

症。與色與聲而言。

疫症關係全在虛實二字。實者易治。虛者難治。以元氣本虛。邪不易解。若治挾虛者。而不知托散。但知攻邪。愈攻則愈虛。愈虛則斷無有不死者。

松峯曰。虛實二字。三種疫病皆有之。卽瘟中亦有虛。

實但熱多而無寒耳。

瘟疫之來無方。然召之亦有其故。或人事之錯亂。天時之乖違。尸氣之纏染。毒氣之變蒸。皆能成病。症既不同。治難畫一。瘟疫多火熱之氣。蘊蓄於房戶。則一家俱病。蘊蓄於村落。則一鄉俱病。蘊蓄於市廛。則一城俱病。蘊蓄於道路。則千里皆病。故症雖多。但去其火熱之氣。而少加祛邪逐穢之品。未有不可奏效者也。

凡治瘟疫宜清利者。非祇一端。蓋火實者宜清。氣實者宜行。食滯者宜消。痰甚者宜化。皆所謂清利也。凡此數者。

滯去則氣行而表邪自解。然宜用於實邪等證。而本非虛證之所宜。其有虛中挾實者。不妨少爲清解。

凡瘟疫宜下者。必陽明邪實於腑。而秘結腹滿。或元氣素強。胃氣素實者。方可下。若大便雖數日不行。而腹無脹滿。及大便無壅滯不通之狀。或連日不食。而臍腹坦然。軟而無碍。此陽明胃腑本無實邪。切不可妄下。以泄中氣。蓋諸誤之害。下爲尤甚。不可忽也。

周翰光曰。與急症急攻。并注意逐邪等論。當合看。務要因時制宜。變通不拘也。

雖古法云瘟病在三陽者多三陰者少然亦不可拘泥
瘟疫六七日不解以致熱入血室發黃身如烟薰目如金
色口燥熱終以砭鍼刺曲池出惡血仍以通聖散兼敷
兼下得汗如黃水糞如黑膏卽愈此卽北方之所謂打
寒也其法用手捋兩腋使血聚於出以帛縛定乃用筋
夾磁鋒擊刺助中曲澤旁之大絡使邪毒心惡血而出
亦最捷之法窮人用之極效然非曲池穴也

松峯曰瘟症傳裡者熱毒深重其症譫語發狂循衣
摸床撮空里線目赤如火如醉如癡或登高而歌舞

衣而走齊俗謂之猴兒病用小束薰燒酒遍身中結
水洗其色紫赤其高起者狀如枣栗遂用針出惡血
水不取效此亦一刺法也

治瘟疫大症不宜發汗經曰不惡寒而反渴者溫病也明
其熱自內達外也疫有傷氣傷血傷胃之殊故見証不
同治亦稍異若入臟者則不知人而死矣大法以症爲
則毋揣以脈爲據也

松峯曰人臟不知人亦不必即死不過較在經者難
施治耳此兼三疫而言

人在氣交之中如魚在水一毫渣滓混雜不得設川澤潑
灰池塘入油魚鮮有得生者人受疫氣何以異此
疫者民皆病也厲鬼爲災斯名疫耳

松峯 疫如徭役之役沿門闔戶皆病之謂齊俗謂
小兒生澄爲當差亦卽徭役之義

天地以生物爲心寒熱溫涼四氣遞運萬古不易人生其
間觸之而病者皆因起居無時飲食不節氣虛體弱自
行犯之非寒暑之過若以寒暑爲殺癘之氣調之卽病
則人無噍類久矣豈天地生物之心哉至於非其時而

有其氣謂之不正之氣則可謂之疫氣則非也。何者不正之氣人感之者有病有不病未可一概論也。若夫疫氣則不論貴賤貧富老幼男女強弱虛實沿門闔境傳染相同人無得免者。此唯兵荒饑饉之年有之。

瘟病之治宜從涼散固也。然必表裡俱有熱症方可用。若表邪未解雖外熱如火而內無熱症可據者不得概用涼藥。

松峯曰誤投熱藥猶或可解若誤投涼藥殺人等於操刀。語曰薑桂投之不瘥芩連用之必當其不曰芩

連投之不瘥，舊程用之必當者，明乎傷寒妄投可以
則不可救矣。瘟疫雖屬邪熱，其有不宜用涼藥未時
投劑，仍當審慎。

冬有非時之暖，或君相客熱之令，而病熱者，名曰冬溫。與
冬月正傷寒大異。法宜涼解。此含時從症也。若夏有寒
者，其宜溫亦然。

松峯曰：冬溫之說，吳又可曾非之。然謂冬時絕無溫
熱，則又不然。故宜舍時從症。

寒疫乃天時之暴寒，較冬時之嚴寒，又有輕重之異。時氣

目是天行疫厲之氣，又非上其也。痘病多山澤蒸氣。

松峯曰：冬時亦有熱，曰上子秉錦於深冬時，忽患四肢走注疼痛，余以治周痺之法治之，不應，遂自用貝花草節、菴防、荆芥、薄荷、桑枝、黃芩、梔子、生地、涼散、敗毒之品，加減出入服三四十帖始愈。後聞其時患此症者甚多，始知此亦疫症也。

時氣者乃天行暴厲之氣，不因寒而得治法，當辟散疫氣，扶正氣爲主。若多日不解，邪熱傳變雜症，宜從傷寒變症條內採擇用之。

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瘟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火氣
潛伏當養其真而爲來春發生之本此時若恣欲戕賊
至春陽氣輕浮必有瘟疫此兩個月爲一年之虛若上
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爲一月之虛風霾霆電大寒熱
日月蝕愁怒驚悲醉飽勞倦爲一日之虛當此時可不
養天和遠房室哉

溫熱病因外感內傷觸動鬱火自內而發之於外初則表
裡俱以宜用涼散之劑兩除 裡之熱久則表熱微而
裡熱甚又宜承氣苦寒之劑 瀉之則熱退身涼而病

目已，簡認作卽病傷寒之症，用麻黃辛溫之劑以發表，則內熱愈甚，而斑黃狂亂之症起矣。或未用辛涼之劑以解表，便用承氣苦寒之劑以攻里，則表熱未去，而結胸虛痞之症見矣。

松峯曰：瘟疫不可認作卽病之傷寒，便用麻黃固已。余曾經瘟疫盛行之時，衆人所病畧同，大概宜用涼散攻下之劑。中有一人得病，詢其症不過身熱身痛，頭痛拘急等症。診其脉却遲而緊，竟與冬月正傷寒無異。因投麻黃發表之劑，乃得汗解，始悟治病最宜變通，不可拘執瘟疫固爾雜病亦然。

凡傷寒瘟疫其不可治及難治者，必屬下承虛症。

松峯按問亦可

之亦不必然。如家中傳染者，緣家有病人，旦夕憂患，飲食少進，則氣餒，感其病氣，從口鼻入，故宜情陽明舒鬱，結兼理勞傷為要。松峯按此句不可泥兼字宜重讀

松峯云：余家曾有患瘟疫者十餘人，互相傳染，余日與病人伍，飲食少進，且夕憂患，所不待言，而竟免傳染。偶一日入疫家，即時而病，求其故不得，因憶伊時舉家患病，余忙亂終日，夜來獨居一室，閉門焚降真香一塊，想以此得力耶。

瘟疫不可先定方，瘟疫之來無方也。

傷寒瘟疫三陽症中往往多帶陽明者，手陽明經屬大腸，與肺爲表裡，同開竅於鼻，足陽明經屬胃，與脾爲表裡，同開竅於口，凡邪氣之入，必從口鼻，故兼陽明症者，獨多。邪在三陽，法宜速，逐遲則胃爛發斑，或傳入裡則屬三陰，邪熱熾者，令陰水枯竭，於法不治，此治之後時之過也。

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故生疫。

瘟疫之來，多因人事之相召，而天時之氣運，適相感也。故氣機相侵，而地氣又復相應，合天地人之毒氣，而瘟疫

成焉

治溫熱疫癘，不可用辛熱藥，宜清涼辛甘苦寒。

仲景書王叔和得散亡之餘，詮次間有穿鑿，成氏因註釋，致將冬時傷寒之方，通解溫暑，遺禍至今。溫暑別自有方，今失無徵，宋龍門所以嘆傷寒無全書也。

夫病瘧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入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

時疫感之必先入胃，故多用陽明胃藥。

濕熱時毒感於口鼻，傳入陽明，邪正交爭，陰勝則憎寒，陽

勝則壯熱流於百節則一身盡痛上行頭面則爲腫大
名大頭瘟

暑濕熱三氣門中推人參敗毒散方爲第一三氣合邪豈
易當哉其氣互傳則爲疫矣方中所用皆辛平更有人
參大力者荷正以祛邪病者日服二三劑使疫邪不復
留詎不快哉奈何俗醫減去人參曾與他方有別耶
疫厲也病氣流行中人如磨厲傷物也疫役也有舉行役
役不住也

凡治瘟疫須先觀病人兩目次看日舌以後以兩手按其

心胸至小腹有無痛處再問其大小便通否渴與不渴
服過何藥或久或新並察其脉之端的脉症相同方可
以言吉克度用藥無差此數者最為緊要醫家之心法
治暑月溫病熱病疫癘病不可用辛溫熱藥宜辛涼清甘
苦寒升脉柴胡葛根薄荷石膏芩連梔栝甘草芍藥之
類

癘疫痘疹發斑熱毒等症但臥陰土濕地則解涼拔毒能
減其半土之妙用如此智者類而推之

疫病當分天時寒暑燥濕因時制宜如久旱而熱疫忌用

燥劑久兩而寒疫脾土受濕息用潤藥

疫邪自外而入唯虛人感之必深如用祛邪藥汗下必先
顧元氣則溫散溫補反治從治諸法何可不知

每見治溫熱病誤攻其裡尚無大害誤發其表變不可言
此足明其熱自內達外矣

衛遜亭曰此足見瘟病斷無發散之理至云攻裡尚
無大害當重看大字

天地疫癘之氣俗人謂之橫病多不解治皆曰日滿則差
致天枉者多矣凡覺病卽治折其毒氣自差切莫令王

病氣自在恣意攻人拱手待斃

世人誤認瘟疫爲傷寒云傷寒是雅士之詞天行瘟疫是田舍間俗語誤亦甚矣

疫氣邪正混合倘邪勝正衰則危藥之苦寒者傷胃溫補者助邪如人中黃之類最爲合法

瘟疫乃天地之邪氣人身正氣固則邪不能干故避之在節欲節勞仍毋忍飢以受其氣至於却邪之法如經所云天牝從來復得其性氣出於腦卽不干邪是也蓋天牝者鼻也鼻受天之氣故曰天牝瘟疫之氣自空虛而

來亦欲其由空虛而去卽下句氣出於腦之謂也蓋邪氣自鼻通於腦則流布諸經令人病瘟氣出於腦謂嚏之或張鼻以泄之或受氣於室速泄於外而大吸清氣以易之則邪從鼻出而毒氣自散此却邪於外之法也又想心如日等法見前蓋胆屬少陽中正之官其氣壯則臟氣賴以俱壯而邪不能入此強中禦邪之法也凡探病診疾知此諸法雖入穢地可保無虞男病邪氣出於口女病邪氣出於前陰其相對坐立之間必須知其向背行動從容察位而入方妙

嗽音剿偏

治瘟疫須分上中下三焦蓋人之鼻氣通於天故中霧露之邪爲清邪從鼻息而上入於陽入則發熱頭痛項強頸攣正與俗稱大頭瘟蝦蟆瘟之說符也口氣通於地故中水土之邪者爲飲食濁味從口舌而下入於陰入則必先內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疑卽臍築後重向外掙築痲痛正與俗稱絞腸瘟軟脚瘟之說符也然口鼻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不治則胃中爲濁營衛阻而血凝其釀變卽現中焦俗稱瓜瓢瘟疔痞瘟等症則又陽毒癰膿陰毒遍身青紫之類也此三焦

談時帳前
根肉合是
與蝕同齒
決爛也
斷音屋明
也

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混爲一內外不通臟氣重註蒸
上焦拂鬱則口爛食斲矣若衛氣前通者因熱作使遊
行經絡臟腑則爲癰膿營氣前通者因召客邪噎出聲
喑明寒熱壅不行則下血如豚肝然此幸而營衛漸通
故非危候若上焦之陽下焦之陰兩不相接則脾氣於
中難以獨運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閩而命難全矣治法
於未病前預飲芳香正氣藥則邪不能入倘邪入則以
逐邪爲要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漚疏
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營衛

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方爲盡善

瘟邪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爲青陽故清邪從之上入
下焦爲濁陰故濁邪從之下入中焦爲陰陽交界凡清
濁之邪必從此分區甚者三焦相混上行極而下行
極而上故聲嗝咽塞口爛食斷者上焦之症亦復下血如豚

肝下焦之症是上非定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
下焦症齊見矣

藏盧溪曰二節當參看

夫寒中所以清火亦能解表蓋陽亢陰衰則火盛水虧水
涸於經安得作汗譬之乾鍋赤裂潤自何來但加以水

則鬱蒸沛然而熱氣上騰矣汗自水生亦復如是用涼藥以救水水生而汗有不出者乎

補中亦能散表夫氣虛於內安能達表非補其氣肌能解乎凡脉之微弱無力或兩寸短小者卽其症也血虛於裡焉能化液非補其精汗能生乎凡脉之浮芤不實或兩尺無根者卽其症也然補則補矣更當斟酌盡善用得其宜妄補住邪則大害矣

瘟疫來路兩條去路三條治法五條盡矣何爲來路兩條有在天者如春應暖而反寒云云此非其時而有其氣

人受之從經絡人則爲頭痛發熱咳嗽發腫大頰之類
其在人有互相傳染者其邪則從口鼻入憎寒壯熱胸
膈滿悶口吐黃涎之類所謂來路兩條者此也何如去
路三條在天之疫從經絡而入者宜分寒熱用辛溫辛
涼之藥以散邪如香蘇散普濟消毒飲之類俾其仍從
經絡而出也在人之疫從口鼻而入者宜芳香之藥以
解穢如神木正氣等散之類俾其仍從口鼻而出也至
於經絡口鼻所受之邪傳入臟腑漸至潮熱譫語腹滿
脹痛是毒氣歸內疏通腸胃始解其毒法當下之其大

便行者則清之下後而餘熱不盡者亦清之所謂去路
三條者此也何爲治法五條曰發散曰解穢曰清中曰
攻下曰酌補所謂治法五條者此也

松峯曰此段亦頗爲近理故錄之唯於補法中而改
一酌字以瘟疫用補法必如吳又可所謂四損不可
正治者方議補尙不應補而冒然用之補佳其邪其
害不可勝言矣

又曰余凡閱書並有所見聞關於疫症者率皆採錄
久而成帙然其出處當時亦或不載故除引經論外

皆不可則書名姓字以免望痛之誚且只箇有俾醫
學非欲博古也以上記精言以下哉故實

桐鄉醫士趙渠偶赴病家請歸已暝又將雨中途見矮屋
有燈明滅時已下雨遂叩門求宿內有婦人應曰男子
不在不便相留醫懇棲檐下許之將更餘婦開門延入
醫謝不敢婦引之甚力且求合醫視其燈青黯且手冷
如水知遇鬼亟欲奔避婦雙手挽其頸以口就醫之口
既而大噓曰此人食燒酒生蒜臭穢何可近也遂入醫
復冒雨而走底家十餘日後經矮屋則一孤塚也

松峯曰足見燒酒大蒜於疫癘盛行所不可闕

陳宜中夢神八語曰天灾流行人多死於疫癘唯服大黃
得主因遍以示人時果疫因服大黃得生者甚衆

松峯曰大黃瘟疫症尚在表總不宜服唯入裡宜服

蘇眈最孝謂母曰後三年柳人大疫宜穿井植福病人食

橘葉水一盞自愈

黃德瓌家席驚用箸笠蓋其釜揭見一驚仰把其笠背皆

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憫之潛放河中後此人患

熱病垂危因徙於河邊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其人

耽音丹過
菡也令人
眩而垂
柳音孫在
桂陽
理音規同
純

頓覺涼爽及曉視胸臆間悉塗於泥其鱗在身上三曳
三顧而去卽日病瘥

臧盧溪自熱病者胸腹煩熱用井底泥塗之亦此意
也又足見放生之報

范文正公所居之宅浚井必先納青木數斤於中以避瘟
張鳳遠司空著傷暑全書力辨仲景傷寒論中寒毒藏於
肌膚至春變爲瘟病至夏變爲暑病與內經溫根於寒
之說以爲此屬上古之論與今風氣不合太古時洪水
懷山草木閉塞天地蒙昧陰靄拂鬱陽明未舒以故寒

氣盛行元和冷少卽當盛夏亦無燥金之患後世文明
漸開五行分布水火之氣各司其權以此隨定暑爲火
氣一以涼劑投之卓哉司空之見不唯醫理入微亦可
謂善讀石人書者矣

趙逵好吹笛爲戲是年瘟疫盛行一日吹笛至茶肆有老
嫗與逵言近有五人來店喫茶見吹笛者過各迴避自
後疫遂止人疑卽五瘟使者後一秀士貌類炳靈公入
茶店囑老嫗云趙逵有濟貧之心必獲善果言訖不見
後老嫗以語逵逵赴廟謝神聞空中云來年必魁天下

三年後當入相後果爲嶽府尚書

一說部載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刺史辛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病人填廊廡公義晝夜處其間省問施治病者愈乃召其親戚諭遣之歸皆慚謝而去風俗隨變

松峯曰辛公之不染疫乃清正仁愛存心得報世之作吏者不可不知也

昔時山東一家有五百餘口從無傷寒疫症因每歲三伏日取葶藶一東陰乾至冬至日爲末收貯俟元且五更

和名醫別錄卷之十一
一
審調人各一匙黃酒和服飲時先從少始

呂復字元膺號滄洲呂東萊之後河東人治一人患三陽
合病脈長弦以方涉海受驚遂吐血升許兩脇痛煩渴
譫語遂投小柴胡去參加生地半劑後俟其胃實以承
氣下之得利而愈又治一人時症踰月既下而熱不已
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色不變俚醫以爲風痰四旬其
毒循宗筋流入睪丸赤腫若瓠瘍醫刺潰之兩脇腫痛
如故呂診其尺中皆數滑乃以雲母膏作丸衣以乳香
硝黃煎湯送下下膿五碗明日再下餘膿而愈

松峯云余用小柴胡往往減參且瘟疫原不宜於參
參之價又貴權作世間原無此藥何如余見一人
患瘟疫甫愈外腎忽腫若瓠想係瘟疫未盡循宗筋
流入翠丸若急服清熱解毒之劑或可潛消且其人
尚能動履亦被瘍醫刺潰數日而沒

葛乾孫字可久平江吳人治時症不得汗發狂循河而走
公就控置水中使禁不得出良久出之裏以厚被得汗
而解

劉南瑛曰係實法

昔有一重囚於獄中患疫而沒獄卒報明病故時方溽暑
出尸委棄溝塹適值天氣暴寒裸凍一夜而甦匍匐
道返里隨免刑戮之難

孫鳳亭曰與水浸汗解其理畧同蓋瘟疫無非熱盛
火盛悶絕遇寒而解此囚想必有陰德

劉從周韶州曲江人言痢疾以手足和煖爲熱嚴冷爲寒
又言盛夏發熱有進退者爲傷暑熱不止者爲傷寒瘟
疫

松峯曰此論痢疾不確論暑與溫疫發熱至常不易

衡州南靈鷲鵠解嶺南野葛諸菌毒及避瘟瘴又名鵠多
對啼其鳴云但南不北又云鈎輶格磔

松峯曰此鳥是處皆有亦隨其方言而命名各殊齊
魯間則聽其鳴云光棍奪鋤蓋因其鳴於孟夏伊時
正鋤田也余至燕趙聞此鳥鳴詢之士人則云打公
罵婆昔有一婦不孝翁姑隨死變此鳥自鳴其惡以
警衆也又有云燒香拜佛者余至南中則有云上山
看火者有云脫却破袴者並見蘇東坡高青邱詩

昔耶律文正公下靈武諸將爭掠子女玉帛公獨取書數

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中大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
幾萬人

晉陵城東遭大疫傳染病者人不敢過問有熊禮妻錢氏
歸寧後聞翁姑疫欲趨視父母不許婦曰娶妻原爲奉
事翁姑今病篤不歸與禽獸何異隨隻身就道既抵舍
其翁姑見鬼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至矣吾等不速避
彼譴不小自是翁姑皆愈闔門俱不傳染

松峯曰邪不侵正孝可格天真祛疫之良方也

吳中秀才劉永清病疫死復甦云死時見冥卒二人持帖

來攝因設飯啖之不異生人食畢便拘清行至一公署
令清跪伏階下見堂上坐者冕旒侍從儼如元妙觀東
岳廟中之儀有冥吏按簿唱名言此人無大罪惡發疾
疫司聽勘真卒即押至一曹司見堂上二大僚偶坐獲
視真簿謂曰汝雖無大惡時有小口孽量罰磨場三年
右坐者曰太輕左曰念其祖薄分恕之叱二卒押放回
家恍如夢覺清後果患瘡三年

宋紹白曰常見一好造口孽者後長對口而死又一
人好作詩輕薄罵人亦長舌疔早天報應不爽如此

黃生嘉五吳縣人患疫復蘇云死後至一城繁華與世無異但黑暗無光忽聞官至儀從甚盛是顧文康公公與玉父有舊玉少時曾識其而便於輿旁呼之文康命縶之行既達公署官殿壯麗見文康與一大僚並坐堂上階前罪犯膝行哀啼大僚問籍註罪諭云某某合與作牛犬等畜真吏卽取諸皮分覆其身悉化畜類玉私詢真吏云係生前作孽之報大僚忽問堂下安得有生人氣勅獄卒牽王文康云吾查渠筭雖盡但近行善事可放還陽令吏送出隨冷汗如雨而甦

蜀遣獻忠之亂後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發腫赤大幾如斗又有馬眼睛瘟雙眸黃大森然挺露又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患者皆不救

松峯曰大頭瘟方書各有治法至於馬眼瘟似肝脾濕熱所致蓋肝開竅於目而黃色屬脾爲濕熱所鬱蒸也馬蹄瘟之青腫似肝腎流毒所致依此立方施治或不甚差再正高明

休寧趙朝奉泛海回忽熱病死同伴棄之海上徑返趙某被海風一吹復甦見海天浩蕩無人乃檣檮奔歷盤曲

上至山椒見一大寺入拜衆僧懇求收卹數月趙問僧
曰止見衆師早食至午不見何也僧曰赴施主齋去趙
求一携往觀僧乃令入偏衫大袖中立即騰空移時間
雞大人烟有一家道場聚衆僧宜疏爲已故趙某脩齋
禮懺乃其子爲父週忌追場薦也趙動念欲傳信厥家
知其尙在僧已默知因語趙曰我等皆羅漢因汝素積
善故帶汝來隨出趙袖中置屋脊上僧忽不見趙家觀
屋上有人梯視乃朝奉也舉家驚喜實出意外趙乃依
海中寺形創建大廟額曰建初現在休寧城內

松峯曰海風寒勁砭人肌骨熱病之悞涼散也况與積善湯同服宜其瘳矣

杭州鳳仙橋一人以炮驚爲業買驚生投沸湯中慘死之狀見者無不惻然既熟剖腸剔骨煎和五味香及數家由凡獲利多年後忽染瘟疫初則縮頸攢手足伏於床上數日後伸手爬窆宛如驚形後又爬於房內漸出堂中家人禁之輒欲嚙人將死爬至街市盤旋宛轉曲盡驚態往來觀者皆知炮驚之報七日身體具爛而死

崑山唐順泉其父已死十三年矣一夕魂忽歸家附其第

三上云余今已爲金神寧濟侯從者頗知其間事吾家無大罪止以汝母及童男少女或傾溺器或大小便不洗手輒卽上竈竈神上告天曹故特降茲合家疫症猶幸修醮少解其愆然污竈之罪俱係汝母承當止有兩月在世矣至期重感疫而沒

峯山諸生郊鼎歲飢施粥全活甚衆其夏疫癘大作鼎病劇氣絕恍在萬頃波濤中沉溺下壑忽聞風雨雷電見甲士萬騎擁一神人人首龍形鼎哀懇救援神曰生子乎無大辜無恐奈當救汝乃振動觴甲水勢八開鼎少

蘇 請問施粥一事神曰俱有案卷已達帝所隨有侍
從開 呈閱神曰子名在內命將士送至新堦大石橋
曰從此去卽歸家矣及歸聞眷屬悲號言氣絕一晝夜
矣病尋愈時妻與子亦垂危而皆瘳

骨 城中大疫有白髮老人教一富室合藥施城中病者
皆愈而富室舉家卒免於疫後有人見二疫鬼過富室
之門而相謂曰此人陰德無量吉神擁護我輩何敢入
哉

松峯曰陰德無量誠祛疫之良方世人所當著眼

江西 府泰和縣瘟疫大作有醫者視病中夜而歸忽遇
神人騎馬導從而來醫拜伏於地神至前叱云汝何人
也對曰醫士神曰汝今治病用何藥對曰隨病寒熱輕
重用藥治之神曰不然天一類三字無有錯誤用香蘇散好醫
如其言試之皆效

神授香蘇散

香附

去皮炒

紫蘇

各四兩

陳皮

甘草

各一兩生

共爲末每用三錢水一盞煎七分去渣熱服日三服

戒葷腥酒肉神效

松峯曰隨病寒熱輕重用藥誠醫家之要訣不但治

瘟疫已也至於此方乃溫中達表解散風寒之劑瘟疫門從無用處但神授如此或更有義蘊耶

庚亥字叔襄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毘復病癘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於外亥獨不去父母強之不可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又扶柩哀號弗輟十餘旬疫漸消歇家人乃返毘疾差亥終不染

松峯曰孝弟之人天之所以佑之者如此

臨用入山得猿子持歸猿母自後隨至家此人縛猿子於樹上猿母便搏頰向人欲乞哀此人竟不能放將猿

子擊殺之者猿悲鳴自擲而死此人破老猿腹視之腸皆斷裂矣未半年其人家疫一時死盡滅門

直隸省南皮縣弓手張德平以健勇擒捕有獲然多証平人因瘟疫死半歲墓中忽有聲人報其子往視則墓已穴露其面破墓欲出之則身變白蛇子驚問曰何爲異類父曰我以枉殺平人故獲此報

宋縉雲未達時元旦出門遇惡鬼數輩問之曰我輩疫鬼敢疫人問雲曰吾家有平易曰無曰何也曰君家三世隱惡揚善後當貴顯予輩何敢入言訖不見

太湖居人皆事屠罟，獨沈文寶舉家好善，且買物放生。遇瘟疫時，行有人見，眾瘟鬼執旗一束，相語曰：「除沈家放生行，善外，餘俱插旗，未幾一村盡瘟死。」獨沈闔家獲免。江北有五人南渡，其舟子素奉關帝甚虔，帝諭云：

「明晚有五人過江，莫渡之。我今書三字於汝子心，若必欲渡，等彼下船時付之一覽，舟子知其言，將手中三字捻緊，向晚果有五人赴船，舟子隨將手放開，一照，五人忽不見，遺竹箱一，啟視，盡往江南行疫冊籍。舟子至吳下，傳寫其手中三字，籊籊識者知是符識，凡粘三字。」

于門者皆不染瘟疫。